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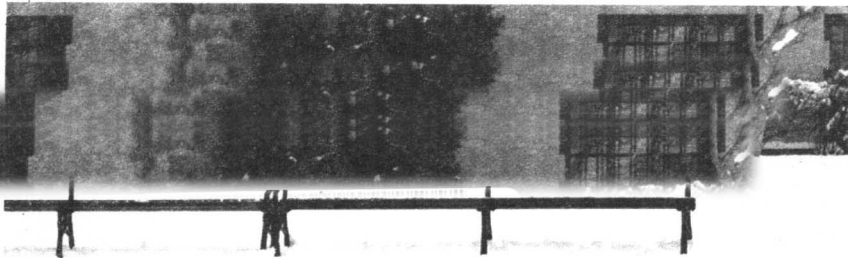
大四 那场婚礼



每一张灿烂的笑脸背后，都隐藏着一道深邃的伤痕。

丁振波/著

面对这场没有男主角的婚礼，美丽的新娘，你是否愿意？



大四 那场婚礼

丁振波/著
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四那场婚礼/丁振波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
2006. 10

ISBN 7 - 80188 - 797 - 2

I. 大... II. 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7026 号

作 者: 丁振波

责任编辑: 杜 宇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 - 64267325 64240483 (传真)

电子邮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6.5

印 数: 1 ~ 6000 册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80188 - 797 - 2

定 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楔子	2
一 相遇的美好	3
二 等你爱我	16
三 如刀的思念	40
四 爱我，别走	44
五 心痛	67
六 我要找到你	84
七 浪漫的海滨之旅	124
八 永远在一起	148
九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	167
十 梦中的婚礼	191

她叫林薇。他叫六天。

一段匆忙而至的爱情，能延续几个世纪？一千年，一万年，还是烟花一般匆匆飞逝？街头的相遇，是老天送给他们的礼物，还是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？

临死前她的那场没有男主角的婚礼，他挺身而出……



楔 子

这种感觉一直都有。

一路风雨，几米阳光，是温暖一生的光点。月光下面，繁华落尽，是玫瑰忧伤的凋零，还是你洒落一地的惆怅？流浪的行程里，下一站又会是谁？谁是谁的终点？谁是谁千古不变的等候？一直以来，我都相信，爱，是一种缘分。

一个人坐在公车上，望着窗外，夜色在万家灯火下有些凄迷：闪烁的霓虹，匆忙的路人，还有那随风奔跑的思绪……

炙热的心，随着耳机中传出的旋律忽高，忽低，或喜，或悲。一种莫名的失落在涌动，有点凉。多希望，此刻有个她可以倾听我的心声，让我知道今天她做了什么，开心吗？或者把她拥入怀里，抑或干脆拉着她的手一起在雨中的街头肆意狂奔……

抬起头，仰望交错的高架，望着灰色朦胧的天空，告诉自己，她一定也在这个城市，奔波，劳碌。

只是，我们何时才会遇见……



Chapter 1 相遇的美好

每天，我们都会遇见许多人。请珍惜每一次相遇。

一次偶然的相遇，能收获我们都盼望已久的爱情吗？

生锈的心，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而融化吗？

平静也好，激动也罢，不奢求太多，让我心动的，不是青春飞扬的心，只因为相遇太美……



* * *

我们一直就认识，要不我们不会以这种方式相遇。

那天的大街有些拥挤，人海茫茫，车流滚滚，三色轮流交通灯使整座城市变得异常忙碌。每一条大街都是脚步，每一弯小巷都有表情。无数人在繁华的街头擦肩而过，而我们的相遇，来得有些措手不及。

“先生，你的钱包掉了。”

“噢，谢谢。”

十字街头，拥挤的人群，弯腰，捡起钱包。

在我回头感谢你的时候，我看见你笑了，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。那一刻，我萌生了无比坚定的信念。是的，我们一直就认识，要不你也不会回头看我。为了感谢你，我冲上来坚持要你留下联系方式。你带着尴尬的笑容将手机号码给了我。我无数次偷看了你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……不用。”

所有的路人都在看你，满大街的过客都在赞赏你的拾金不昧。

天空忽然飘起了毛毛细雨。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。望着整座城市纷纷扬扬的雨丝，你又笑了。

其实，你除了微笑之外，没有留给我更多的记忆。而这个微笑，却给了我记住你的理由。

我想你一定不知道这个忧伤的少年为什么会在零度的街头游荡。是的，我想去流浪，因为浑浑噩噩的我跟不上大学生活的节奏。所以我冷，冷得被你当成了陌生的路人。在我再次转过身子看你一眼的时候，你大步走了，没有回头。渐渐的，你消失在茫茫的街头，被行色匆匆的路人淹没了。我有些失落。难道，你不知道我们一直



就认识吗？

那一晚，我枕着一个陌生女人的微笑。

* * *

我试着拨通了你的号码。拨号码的时候，我犹豫了一千次。这是一串陌生的数字。不知道电话那端的你，是否也想过跟我联络？不，不会的，你的世界一定很充实，很精彩。我想我一定想多了。

焦急。

思索。

屏住呼吸，在十个数字中间追寻你的轨迹。我害怕那端的你正忙碌着什么。我的手，略微有些发抖。满脑海都是你的微笑。

“我想见你，可以吗？”

“……嗯……可以。”

“灰色夹克。”

“白色羽绒服。”

一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见面了。我们见面的地点在人潮汹涌的人民广场，我们相遇的地方。

远远的，我就看见了你。

我看见一个穿着白色羽绒服的少女安静地坐在一张木板凳上，入迷地望着远处的那幢向天冲去的摩天高楼。我视力好极了，还没来得及靠近你，我就看见了你有一双满是忧伤的眼睛、一张可爱的瓜子脸和一张樱桃小嘴。

我庆幸。

“嗨。”

“嗨。”

你似乎有些激动，有些可爱，有些害羞。而我，也突然不知说



什么才好。我们仿佛都从远方而来。

“你好。”

“好高兴认识你。”

我看见你的脸上露出了忧伤的微笑。

“我叫六天。”

“我叫林薇。”

* * *

整座广场都是玫瑰。

天空有些明媚。

我和林薇坐在人民广场的木板凳上开始聊天。或许是彼此有些陌生，或许是人群过于喧嚣，两个人都有些沉默，几乎差点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你偶尔的微笑，让我如痴如醉。如果不是路人的步伐提醒了我，我一定会在冬阳的照耀与温暖下沉沉睡去，醒来时看见整个城市万家灯火，还有身边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孩，或许，她会微笑着问我：“你醒来了啦……”

“我大一，这是第一个学期。”我打破了沉默。

“我……”你欲言又止。

“你……”我也跟着吞吞吐吐。

“我……待业青年，呵呵。”林薇有些腼腆。

“噢。”

“觉得这职业怎么样？”你笑，幽默。

“很休闲，跟我追求的职业一样……要不我们一起去流浪吧？”

我笑着问你。

“好啊……”

你一直在敷衍我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的，一定不会流浪的，因



为你的微笑不属于流浪，你的容颜不属于流浪，尽管你的心情却是那么的沧桑。

* * *

简单的片言碎语，我知道了林薇的一些事情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她辍学了。她没念完高三，要不此刻的她正坐在安静的教室里倾听教授的指点，或者漫步在大学的校园里畅想人生的理想，抑或坐在青翠的草坪上享受和煦的阳光。

“你为什么 not 念高三？因为害怕高考？”

“……因为学校拆迁，乱……”

“这就是你离开学校的理由吗？因为不爱学习的吧，为什么要这么委婉？”我和林薇开起了玩笑。

“其实……其实我离开高中的原因，不是不爱学习，而是……而是……”

林薇几度欲言又止，她的表情里似乎夹杂着些许沉默的伤感。多少次抬起头看她，我都看见她的脸部有些复杂。我突然感觉这个人很遥远，似乎远在天堂，远在另一个星球。

失落青年。

我们都是二十一世纪的失落青年。

“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不想提了。”

“你似乎很容易忘记过去，这或许代表一种洒脱。”我试探着说。

“为何这么说？”

“因为你不提过去的事。”

“我们总不能活在回忆中，这有什么不对吗……”林薇说话的同时在争取我给她肯定的回答。



* * *

十月，上海，忽然有些寒冷。

一阵北风吹来，我条件反射地对林薇说：“要不咱们去避避风吧。”人民广场的风真大，在那地方开“避风塘”，是理智的选择。

我们起了身，向街对面的“避风塘”连锁店走去。

要到达“避风塘”，不得不穿过一条车水马龙的八车道的大街。正当我们要横穿大街时，前面亮起了红灯。

人群的最前面，我和林薇并肩站着等候。

我用眼角的余光做贼似的扫视了她，穿着高跟鞋的她比我矮几个公分，裸高有一米六八、六九的样子。林薇的身高，让我再次认识到自己缺钙。

绿灯来了，我们向前跨去。

这时，一辆要向右拐弯的出租车为了赶另一个方向的绿灯，急忙驶了过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一把拉过林薇的手，向左一扯，出租车从林薇的身边擦边而过。

我看见林薇的脸红了。

“谢谢……”林薇有些害羞。

许久，她都沉浸在我拉她的手用力一扯的那一刻。

“刚刚不好意思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

向前走十米，我们进了避风塘。

避风塘里面正传出美妙的音乐，是刘德华的《爱你一万年》。那段时间流行这首歌，大街小巷都在播放，电台里每天都有人为心爱的他或她点播这首曲子，它成了传情达意的花仙子。

“喜欢这首歌吗？”我问林薇。



这是我们进了避风塘后的第一句话。

“嗯，喜欢，你呢？”林薇很尊敬地问我，问我的时候还微笑着看着我的脸，这给了我她正在目测我的身高的感觉，于是我条件反射地稍稍踮了踮脚尖儿，以谋求更高的位置。

我们在最里面的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前坐了下来。

一位穿着秀气的制服的女服务生热情洋溢地迎了上来，“先生，两位要点什么？”女服务生一边说着一边把桌子上的菜单拿起来，并一一交到我们的手里。

“我要一杯咖啡。”我问：“林薇，你呢？”

林薇还是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谢谢，我来一杯珍珠奶茶吧。”她的声音很优美。

“不要客气。”

我们要的饮料很快就上来了。我喝了一口苦涩的咖啡，她喝了一口珍珠奶茶。我们的举动，俨如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，很和谐。

“你喜欢咖啡吗？要不来一杯咖啡？”我问。

“还行，喜欢，但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奶茶。”林薇的害羞是清晰的，她甚至不太敢抬头正视我，大部分时间，她都把头埋下，盯着自己杯里浑浊的珍珠奶茶。

我看见林薇的脸上特别干净，白白嫩嫩的，想必是奶茶喝多了的缘故。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，说奶茶是女人的生命。奶茶的功能很多，主要有二：第一，调节内分泌；第二，美容。

我们都有些孤独，有些拘谨。

在林薇低下头看杯里的珍珠奶茶时，我贪婪地盯着她的脸蛋，我的视线像机关枪喷射出来的子弹一样，形成一股强劲的冲击波，以至于在她抬起头发现我在欣赏她脸上的风景时，她的脸又被染红了，像熟透的苹果一样可爱，清纯极了。她的脸部真的很光滑，我甚至看不到她的汗毛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看花了的缘故。凭直觉，





林薇属于贤妻良母型的女人，不，应该说是贤妻良母型的女孩。

“你在想什么呀？”林薇突然抬起头看着我，深情地问我，打断了我的视线，和我的思路。

“噢、噢……”我顿时说不出话来，慌忙把视线从她的脸上挪到了窗外的大街上，我看见街上依旧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

忙忙碌碌的人呀，你们都在忙些什么？来来往往的人呀，你们都在做些什么？

林薇突然指着窗外的人群问我：“你说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？”

“忙生存……”我稀里糊涂地回答。

* * *

三个礼拜之后，林薇告诉我她有意要我走进她的生活，她甚至要求我做她哥哥，一个可以照顾她的哥哥，一个可以陪她逛街的哥哥。

我欣喜若狂。

那天我们约了在人民广场见面，一起唱了 KTV，林薇唱了一首《你是我的幸福吗》，听得我特伤感。那种浓郁悲伤的气氛几乎要带走我的呼吸。我喝了好多酒。林薇也跟着我一起醉。她醉醺醺地斜躺在沙发上，目光呆滞地望着投影上闪过的画面，悲壮的表情里面露出一道明媚的忧伤。她嘴里低声念着：“原以为我可以忘记，结果我偏偏把该遗忘的记住了，那些匆匆流逝的岁月，将我排除在整个世界之外，多少次我试着回头，却看见岁月在我的脸上留下深邃的痕迹……”

从没和女生单独相处过的我茫然不知所措，我紧张地看着她，看着她渐渐失去血色的嘴唇，看着她苍白无力的脸庞。

我没有去碰她，甚至有些害怕。

忽然感觉包间里原本优美的音乐几乎震耳欲聋，所有的浪漫与温馨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林薇依旧旁若无人地低声念道：“原以为我可以忘记，结果我偏偏把该遗忘的记住了，那些匆匆流逝的岁月，将我排除在整个世界之外，多少次我试着回头，却看见岁月在我的脸上留下深邃的痕迹……”

“你喜欢文学？”我问。

她没有回答我，只是念着：“原以为我可以忘记，结果我偏偏把该遗忘的记住了……”

我猜想她一定是喝多了，于是我选择等待，等待她酒醒。

“是的，我很喜欢。”林薇忽然回答。

“哦……”

服务生给林薇泡了热茶水，解酒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林薇醒过来了。她问我：“我刚才说什么了？”

我说：“你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躺在沙发上睡觉。”

她说：“谢谢你给我披衣服……”

她补充说：“刚才唱歌的时候我好丑，让你看见我哭了……谢谢你的衣服……”

其实我并没有看见她的眼泪，只是看见她的沮丧而已。“哭出来才好受。”

* * *

我们出了KTV，重新回到人民广场观赏风景。我们坐在音乐喷泉旁边的凳子上，面临博物馆，背对市政大厦。远处的高楼在夜色中竞相放彩，斑斓多姿。随后我们穿过斑驳陆离的南京路步行街，去了外滩。我们上了豪华渡轮，在黄浦江上一边欣赏夜景一边片言





片语地谈着文学。其实我不懂什么文学，所以很多时候连话也说不上来，总想着转移话题，顾左右而言他。你放过我吧，聊什么不好，非得聊文学。

可林薇却抓住我不放：“你喜欢谁的作品？说一个有代表意义的作家，或者是给你印象最深的给你感触最深的作品，看我有没有看过。你看过的书肯定很多吧？”林薇问我。

林薇自信地以为我写了几部长篇小说，就一定看过很多书，其实，我根本不看书，一本也没有看过。

“我喜欢……”让我想想。

我忽然想不起来我到底喜欢什么作品，我想说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，但是觉得不太好，还是说一个外国的吧。我高中语文学得不好，学过的几篇外国的名著都记不住了。所以，我吞吞吐吐。为了给林薇一个哥哥的形象，我故作沉着，装出沉思样儿。好了，就俄国的吧，对俄国人有好感。“我，我，我喜欢那个什么叫什么‘懦夫斯基’写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不过我觉得他写得……”我还是说不出来。

林薇的问题让我很尴尬。

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这部小说我高中时借读过，只不过看了一个开头就还回去了，我实在看不进去，并不是因为写得不好，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耐性，要我看这么长的小说，你就直接剥我的皮吧，我感觉还要畅快。

“觉得怎么？”林薇追问。

“觉得……觉得……我觉得写得特别棒！”我冲出去了。

“呵呵，你好幽默哦……”林薇配合着傻笑。没有想到，我幼稚的回答使林薇渐渐高兴起来。

“怎么，难道你敢说人家写得不棒吗？”我微笑着反问，以谋求大哥的形象。或许，我是一个虚伪的人。

“当然不是呀，我怎么敢那样想呀，呵呵。我是觉得你不愿意跟我这样的人聊文学吧？”林薇的话把我抬得好高，好像与她并肩站立的少年是文学大师。

“不敢，我只是写一些通俗的作品，学生记者，就是记录社会的现实，洞察社会现象，进行深刻而透彻的分析，独到的分析……”

“噢。”

随后，我沉默。

我们的渡轮在黄浦江上缓缓前行，将两岸的视野尽收眼里。夜色中的东方明珠发出迷人的光芒，与灿烂辉煌的金茂大厦遥遥相望，宛若一对相敬如宾的年轻夫妻。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与陆家嘴清秀丽质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很长时间，我都沉浸在撩人的夜色里。

林薇见我没法话说，打破了沉默：“对了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的作者叫做奥斯特洛夫斯基，不是什么懦夫斯基，你记错啦，他的全名是尼古拉·阿历克塞耶维奇·奥斯特洛夫斯基，他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，当过童工，饱尝过屈辱。十月革命后投身于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。1920年秋在战斗中负重伤，之后转到劳动战线，跳进第聂伯河打捞木材，因而患上伤寒和风湿症。后来又因劳累过度，健康日益恶化，终于全身瘫痪，双目失明。他以惊人的毅力和病魔斗争，在病榻上创作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”

“你好厉害！记得这么清楚。”我情不自禁夸林薇。

林薇的记忆力很惊人。

她的话引来了我们旁边的一个老外的注意，他笑着用英文问我们：“奥斯特洛夫斯基？你们在谈奥斯特洛夫斯基？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。”

林薇用简单的口语和老外攀谈起来。

我在一旁捕捉夜景，将赏心悦目的画面一张张定格在林薇的相

